

編者按：一封僑批就是一個故事，是藏在字裏行間的鄉愁，是濃縮在時光裏人類的共同記憶。本文作者走進晉江梧林僑批館，遇見了百年前的這些僑批，解讀那段僑批故事。



幾處人家，幾處烟火。一張張僑批，一聲聲問候，一句句殷勤叮嚀，穿越了時空，氤氳于宣紙墨香間，定格在時光記憶裏。

曾經的閩南人家，或為着生計，或為着避災，一艘“日屎”（編者注：閩南話，意為“泪水”）走天涯。漂洋過海闖天下，為的是生活，“探大甲，娶水某，起大厝”，是閩南兒女打小傳承的夢想。

顏良瞞，就是閩南兒女閩南千千萬萬中的一個。他是石獅鈔坑村人，出身貧寒，年少時同鄉人一起到菲律賓謀生。他從學徒做起，勤奮上進，精于商道，後來主管源美出口公司。

源美公司商業貿易往來涉及甚廣，從事米、糖、海參、水牛皮等產品的跨國貿易。在公司，顏良瞞地位尊貴，被人尊稱為“東君”，卻經常親歷親為。他注重市場實地考察，信息嗅覺精準，把菲律賓的糖、海參直接配送上海；從上海進口金器、面粉到南洋各地，又從越南進口大米到新加坡。他眼量長遠，決斷幹脆，被當時僑界譽為“商業奇才”。

作為菲律賓知名僑商，顏良瞞和僑界領袖人物都有來往，曾被推舉為“甲必丹”（編者注：“首領”），但他為人低調，辭而不就，由此可管窺他在僑界的聲望以及低調人品。

顏良瞞的大半生在馬尼拉和家鄉石獅兩地輾轉奔波，身兼多職，既是殺伐決斷的公司主管，也是3個兒子的父親、一家老少的核心骨，當然還是離鄉背土的游子。奔忙之際，他還時不時着執

筆添墨，托人寄送僑批僑匯。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時光，臥病在床，妻子蔡氏悉心照顧，奈何無力與天命抗衡，最終病逝于1889年，享年47歲。

顏良瞞病逝後，妻子收回部分股金，專注于持家教子，培養後人。幾個兒子秉承他的品質和志向，都有出息。菲律賓著名的教育家、作家、抗日英雄顏文初正是他的第三個兒子。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昔人已矣。那些壯志雄心早已成為遠逝的浪潮，那些生活的喜怒哀樂也沉寂在歷史塵煙裏，不再喧囂起伏。如今，它們的烟火餘韻靜靜躺在僑批館裏，等待着人們再一次走進他們的生命裏，感受着時光逆襲的鮮活。

文字裏的故事描摹着生活烟火的模樣，這些時光深處的文字書箋，記載着歷史陳年的生活足跡，典藏着幾代人的悲歡離合。一封僑批，就是一個人的拼搏奮鬥歷程，就是一戶人家的雞毛蒜皮折騰，就是一家人興與頤頤的生活鬧騰。這些有血有肉，鮮活生動的故事，把時間的變遷、家族的辛酸欣喜、國族的血脈緊緊地融合在一起。

那個年輕人曾經揣着自己的豪情，背負着家人的期望，流過多少汗，吃過多少苦？大風大浪經過，人間風雨扛過。做小伏低，洗刷碗盤，跑腿苦力，哪一樣沒做過？踏踏實實，本本分分，為了一家老老少少大大小小安穩穩的生活活着。柴米開支，堂屋起厝，添丁婚嫁，人情往來，年節熱鬧。哪一樣不是生活？哪一樣不迫着好勝愛

朱熹與古田九齋

南宋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為官9年，在朝擔任皇帝侍講僅40日，其餘絕大多數時間從事講學、研究學問、著書演說，形成理學體系。

朱熹前後創辦書院4所，修復3所，如南宋著名書院白鹿洞書院，門生遍天下。他從事教育50多年，繼承和發展“二程”學說，集理學之大成，視為理學正宗。他所創立的學派被稱為“朱子學”“閩學”，對後世影響很大。

宋慶元二年（1196年）“黨禁”伊始，以朱熹為代表之理學被稱為“偽學”。宋慶元三年（1197年）朱熹被奪職罷祠，橫遭迫害時，應林用中、林允中、餘偶等門人邀請，于宋慶元三年（公元1197年）三月間到古田（現寧德市古田縣）避難。朱熹入古田縣境後，最初抵達縣西十裏的西山村。這裏是林用中的老家，以後朱熹就在魁龍書院（俗稱西山書院）講學。

書院大廳正面大柱對聯是借用古代聯句書寫：“日月兩輪天地眼，詩書萬卷聖賢心”。如此大氣的聯句，挂在朱熹講學過的書院中恰好處。大廳兩旁大柱上的聯句為：“紫陽過化延一脈，白鹿薪傳有二林”。“紫陽”是朱熹的別號。朱熹在古田魁龍書院等處講學，可謂理學真源一脈長存。“白鹿”指白鹿洞書院。朱熹曾帶領高足林用中到江西重興白鹿洞書院。書院內有朱熹陳列室和藏書室供人參觀。

朱熹在古田溪山書院收徒講學，並為之題匾。明邑人周于仁《溪山書院記》稱：晦翁朱夫子避地至此，始拓其宇，曰：“溪山第一”。清康熙年

間，國子監祭酒餘正健指地曰：“昔紫陽夫子講學是地，匾為‘溪山第一’墨迹淋漓”。

朱熹先後到古田縣西十五裏的浣溪村浣溪書院與縣西北三十裏螺坑村螺峰書院論道講學，並留“文昌閣”匾一面。直到今天古田縣耆老還在深深紀念這位傳播文化的宋代聖賢。

朱熹以杉洋藍田書院為中心，在古田境內的東齋（即藍田書院）、西齋（擢秀書院）、談書、興賢以及溪山、魁龍、浣溪、螺峰等9個書院講學，朱熹指派門人到這些書院當掌門人，認真抓好教學，提高質量，管好學校。

時代變化，滄海桑田，現在古田縣僅存藍田書院、溪山書院和魁龍書院3個書院。

藍田書院，1976年10月，一場大火毀了這座書院。祇剩遺址和朱熹題的“藍田書院”四個大字的一塊刻石。2011年，由鄉賢餘仁椿、先祖三十三代裔孫餘雲輝博士捐資500萬元在原址上重建。

因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古田溪水電站，需要將古田縣舊城淹沒，溪山書院也隨之沉入翠屏湖中。後由縣領導決定，在溪山書院遺址附近新建一座溪山書院，以紀念朱熹，于2009年落成，它成為弘揚理學文化的一個基地。

魁龍書院位于古田縣城東街西山村境內，創建於宋代，清光緒年間重修後保存至今，占地面積429平方米，有900多年歷史，是朱熹講學時，全縣唯一幸存的書院，彌足珍貴，1992年被古田縣人民政府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潘群）

時光記憶里的烟火人家

拼的海邊人？這是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姿態，也是人間烟火的真實。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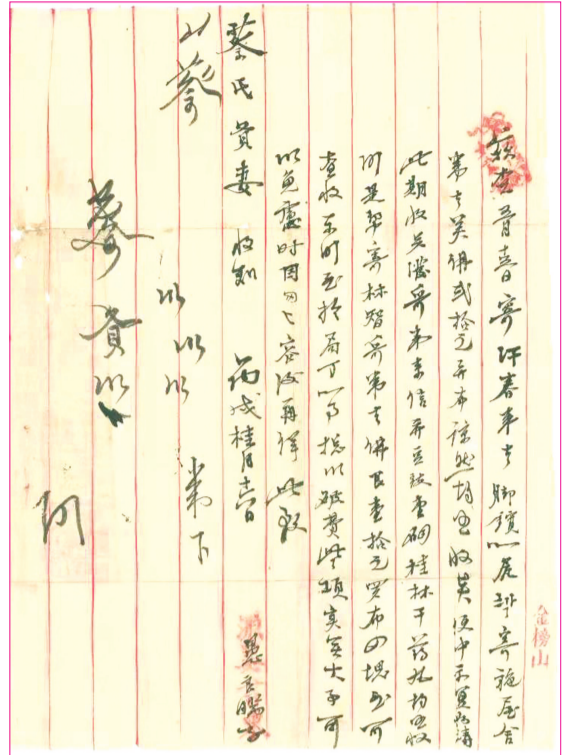
那是1885年8月的菲律賓小島，天氣溽熱，風止雲滯，萬物悄然。顏良瞞伏案埋首，他輕輕拈起羊毫，凝思片刻，墨香暈漫，落筆成文，他在給妻子回信。妻子的信才剛收到，妻子還是絮絮叨叨，事無巨細，娓娓道來。他喜歡這般的細致委婉，家中大事瑣事，一應在握，心裏踏實。雖說是熱門熟路的番客，此地經年，幾度春秋。想當年，弱冠年紀，從石獅邊鎮，橫跨大洋，落腳菲律賓馬尼拉，俊俏小伙，嘴甜腿勤，機靈利索，做了小徒，升了經理，掙了小錢，積蓄大錢。如今，已是沉穩老道的中年了。

這些年，他像祇無腳鳥，兩地奔波，來來往往。他的生意行當都在這小島上，可他的生活留在海那邊。久忙于這小島，有時候，生出奇妙的感覺，人是輕飄的，有些不真實。像這島嶼，無根無靠，漂移在茫茫大海之上。他喜歡摩挲這些紙張，這輕薄如蟬翼，卻沉甸甸的質感。它們是自己的魂牽夢縈，也是他的力量之源。這熟悉的筆墨，字裏行間的氣息，讓他回到了那古厝那鄉音裏。這無聲的信箋千裏一線牽，串起了他對岸的呼吸，聲息感應着。

他忍不住又拿起妻子的信，家中大厝已經建好了，早聽說許多來番的兄弟都回鄉建了新厝，外番的房屋和老家的很不一樣，老家的紅磚古厝大氣，外番仔樓洋氣。“泰山不讓土壤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能就其深”。把外番的房屋大厝搬回老家，讓家鄉人見見外面的世界，這是做人的勇氣和豪氣。新厝的建造規劃，大到圖紙設計，細到一根梁椽木料的使用，他都仔仔細細研究過，在千裏之外用筆調度一切，在信裏仔細叮囑過妻子一定依樣施工。多虧了親朋好友們的幫襯，才大功告成，一家老小總算有一個溫暖舒適的窩。他滿足地嘆了口氣。

七月普渡節快到了，那供香的莊嚴奢華，那宴席的熱鬧歡笑，這是一年中鄉人最歡樂的時刻，邀上至親好友，大伙共聚一堂，劃拳喝酒，人生難得幾回醉啊！想到這，顏良瞞越發生出了潮水般的思念。還有那梨園戲曲，婀娜婉轉的聲調一撥，攝人心魄，心神全吸附在那曲中。鄉人一年忙到頭，難得請唱一出，這回好好犒勞一下大家，必得讓大家享用一回。他的心甜滋滋的，生活本來就應該是甜的，他願意讓親人們品嚐着甘甜。他們的味蕾和心始終在一處，他們苦，他就苦；他們甜，他就甜。

……
僑批裏的烟火人家，兒女情長，家長裏短。



帶著閩南古早味、紅磚古厝，帶著海洋生活氣息的記憶，是世代兩兩隔海人家的生活寫照和縮影。

一家烟火一家故事。散落在世界角落裏的蒲公英，在天涯海角處，生根發芽，遇風生長，把滿枝的芬芳，捎回家鄉故裏。這些烟火記憶，帶着陳年舊迹，封存于歷史塵煙裏。這樣的故事，千千萬萬。據統計，泉州市檔案館現有實物僑批2592封左右、掃描件3.1萬餘件；晉江市檔案館也有近2500封僑批。2013年6月，由福建、廣東兩省聯合推薦，國家檔案局申報的《僑批檔案——海外華僑信》順利通過評審，成功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僑批，不僅是民族的記憶，也成為了世界的記憶遺產。

黑格爾說：“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餘溫。”這餘溫是人情的溫暖，人間的孝悌友愛。這薄薄的僑批，是時光留下的記憶，記憶裏的人間烟火，最能撫慰人心，因為，真情是歷史留給世界最深沉的痕跡。

（龔馨雅/文）

圖片資料來源：《閩南僑批大全》第一輯）



福州中秋“擺塔”習俗

每逢中秋佳節，福州裴仙宮管委會主任陳錦豐會長都會組織傳統“擺塔”民俗活動。今年“擺塔”除了傳承福州傳統元素，同時還體現了與現代科技發展的結合。如中國空間站等塑像，讓人看到了中華民族騰飛、泱泱大國崛起，這是中華文化的一種傳承和延續。

中秋“擺塔”是舊時福州民間的一項特有的重要民俗活動，歷史悠久，起源於明代嘉靖年間。相傳戚繼光赴閩平倭患

大捷，回到福州恰逢中秋節，福州百姓為歡迎凱旋之師，將家裏的貴重物品擺在門口以示慶賀。因老福州多寺多塔，擺設品也多為古塔的模型，故稱“擺塔”；老福州人過中秋節，除了“擺塔”外還有“拜塔”的習俗。

清人施鴻保在《閩雜記補遺》中記載：“福州人家中秋夜多供泥塑、寶塔，彩色輝麗，雕鏤精工，小則數寸高，大則如塔或高七八尺，作十三層，燃燈其中，層層照灼，名曰光明塔。”把塔擺得越高，還寓含着步步高升的意思。長此以往，“擺塔”成了福州一種固定的中秋習俗，既有“顯擺”之意味，也有尊敬祖先的含義，還增添慶祝節日的氣氛。

據陳錦豐介紹，擺法是先把塔（一般是薄鐵皮或薄木板制成的，高度從七層到九層、十三層不等，凡高層的，往往由二三段接成）緊靠牆壁擺放在靠牆桌子正中，使這塔成為全桌最突出的陳設；再在塔的左右和前面，擺上各種擺件，如泥制的彌勒佛、八仙、天女散花，全套婚嫁儀仗——祇有二寸高的打旗、扛涼傘、吹喇叭、抬轎子一串小偶人等。擺法一般是單個的如彌勒佛、觀音菩薩等放正中，成雙的如八仙、和合兩仙等分置左右，其他以此類推。祇是有一點要注意：形體大、個子高的（如七八寸至一尺）要放在後，小的三四寸的放在前，這樣看上去才協調。

擺品中還一定要有一碟或一對“禾秧盆景”：陰歷七月下旬，用一個或一對小盆子，內裝細沙，灌上清水，再鋪一層稻谷，然後放一邊讓它自然發芽。到中秋前夕，就能長出一二寸的秧苗，滿盆翠綠，生機盎然。放在桌上，不但充滿生氣，而且寓意五谷豐登。

（林子）